

半生 籽路

我与和田玉的故事

凌寒◎著

半生 籽路

我与和田玉的故事

凌寒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生籽路:我与和田玉的故事/凌寒著. —上海: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,2019.8

ISBN 978-7-5642-3315-0/F · 3315

I. ①半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46108 号

- 策划编辑 台啸天
- 责任编辑 台啸天
- 封面设计 贺加贝

半生籽路

——我与和田玉的故事

凌寒著
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ufep.com>

电子邮箱: webmaster@sufep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装订

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890mm×1240mm 1/32 8印张(插页:2) 215千字
定价:43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疯狂的石头	1
第二章	阿达西亚克西	23
第三章	大地舍利	47
第四章	玉龙喀什河	69
第五章	脱逃黑山村	107
第六章	小柯传奇	129
第七章	玉见	151
第八章	戏如商	173
第九章	涅槃	193
第十章	欲	213
第十一章	漂洋过海来见你	233
跋	253



半生
籽路

第 1 章

疯狂的石头



第一章 疯狂的石头

—

2004年的那个夏天很热，但是我的心却凉到了冰窟里。单位里一直对我很照顾的老领导退休了，新领导是个女人，看起来对我还不错，我也尽力夹起尾巴做人，在她面前，我甚至觉得是没有人格的，活得就像是一条狗，为来为去就是为了一年后来本已铁板钉钉的提升。但是一年过去了，她却提拔了别人。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时的心情，卧薪尝胆一年，却发现是一场空，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事实，我都感觉到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。我想辞职，但是进这个单位不容易，我不能轻易辞职。

那几天我活得就像是一条行尸走肉，痛苦到麻木，想到生活还要这样苦难地继续下去，我真的没有勇气了。这个坏消息，就像是一枚重磅炸弹，炸得我头晕目眩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太看重这件事情，而且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成，我没有思想准备，所以打击就尤其大。

我想拿块石头砸人，更想拿块石头砸死我自己。于是，我真的看到了一堆石头。在石头的对面，坐着一个五六十岁的敦实老头，一脸的凶悍。我随手拿起一块石头，大小正好，可以砸人。

“小姑娘也懂和田玉？”摆摊的老头说话了，即使是笑着说话，脸上的凶悍依然抹之不去，我突然喜欢上了这种凶悍。我身边没有这种人，只有笑面虎，很温柔的样子，只在内心里凶悍。

“这是和田玉？”我有点茫然，美玉无瑕和这一堆粗糙的破石头怎么也划不上等号啊。

“是新疆的和田玉籽料原石。”

我不很了解什么是新疆的和田玉籽料，只知道我已信步来到了我家附近的古玩市场。这个古玩市场我偶尔也会来逛逛，怎么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老头，和他的和田玉籽料原石？但老头说，他在这里摆摊已经6年了。如果今天不是想找块石头砸人，也许我

这辈子都不会注意到这个老头和他的破石头。

我看了看手中的石头，问了句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这块是黄玉，昨天刚卖了一块比你大的，1000元卖掉的。你是小姑娘，150元给你好了。”

这样一个凶神恶煞的人，还会对一个小姑娘怜香惜玉，这么便宜就卖我了？不过是商人惯用的伎俩罢了，什么昨天1000元卖掉的，肯定没有这回事。不过这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想要块石头。

我付了钱就离开了。一整个晚上我都对着这块所谓的黄玉左看右看，虽然对于玉我是门外汉，也能看出这不是一块玉，而只是一块黄色的石头。用150元买块石头来砸人也太奢侈了，何况我也无人可砸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我想去退货。

二

这个夏天天气热得让人发闷，好像有一团推不开的蒸气在亦步亦趋地跟着我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有39度，我估计应该有40多度了。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要去换玉石的信心，因为我不觉得热，我的心是凉的，想到明天又要去上班，面对那些不想面对的人和事，我的心就从里凉到了外面。我的自身，已经成了一台移动的空调机。

我站在老头的面前，他没有注意到我，稍显厚重的眼皮遮护着眼睛。我把黄石头伸到他面前，说了句：“这块石头我不要了。”

老头抬起头，露出吃惊的表情。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买家会胆敢对他做出这种事情来吧，市场的规矩是出门概不负责，哪怕是买到假货，也只能自认倒霉，权当是付了学费。

“怎么啦？为什么不要了？”

“这不是黄玉，我不要了。”

“这真的是黄玉，不信你到前面的小房子里去问一下，那个老板是台湾人，在你之前买了一块比这个大些的，1000元。”

我顺着老头的手朝前方看去，一家卖古玉的小店铺门前站着一个小矮矮胖胖的老头。我朝着台湾老板走去，将手中的黄石头给他看，问他之前有没有买过一块比这个大点的，花了1000元钱。

台湾老板说是的，但是上当了，那不是罕见的黄玉，而只是一块黄色的水石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去退？台湾老板回答我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

1000元钱买块水石还说算了？他一定是胆子小，不敢去换。我心想，心中却没有任何害怕的情绪。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，面对这种小事情，是没有感觉的。我一径朝老头走过去。老头看到我过来，问道：“没骗你吧？台湾人1000块买走的黄玉。”

“是的，他是花了1000块，可我不想要了。”我把黄色水石摊在手心里，递到老头凶悍的面前。

老头目露凶光，我以为他会打我，冰冷麻木的心竟也有了一丝恐惧。但我没有后退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坚持把黄水石摊放在他面前。

老头的额前渗出了一排细密的汗珠，好像市场里并不热，他这是怎么了？

“好吧，你是小姑娘，我就破例一次，给你换一块吧，其他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。”老头无奈地松口了。

我细细地打量着案板上的每一块玉石，可我真的是门外汉，什么样的才算是好的？什么样的算是假的？见我迟疑不决，老头拿起一块玉石：“就给你换这块吧。”

我看了看他手中不起眼的丑石，摇摇头，继续挑选着。这时我的目光落到一块圆滚滚的玉石上面，这块玉石白中泛青，被一层薄薄的石皮包裹着，灯光打上去，里面的肉质清晰无裂。“就换这块吧。”

“小姑娘，你可真会选，这块玉石150元可买不来。”

“可我喜欢。”

“好吧，贴200元拿走吧。”

“能贴100元钱吗？我今天只带了100元钱。”

“100元拿这块。”老头换了另一块。

“可我只喜欢这块。”

“好吧好吧，拿走吧。”我们的目光轻轻一碰，会心地一笑，就这样成交了。

我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籽玉了，回到家后，我爱不释手。对老头，心中也泛起了丝丝好感。

三

经过一周地狱般的上班生涯，总算盼来了周末。自从换了新领导，我就没一天开心过，如今升职无望，上班就更是受罪。唯有每天下班后，抚摸着那块白皮籽料，心情才能得到片刻宁静，它让我感受到来自玉龙喀什河的，有着亿万年生命的籽料天使般的灵性。

周六一大早，我就匆匆赶往古玩市场，来得太早了，卖原石的老头还没来摆摊。一时间，我竟像丢了魂一样，六神无主，不知该去往哪里。

他今天该不会不来了吧？这个念头一冒出，我突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。买石头已经成了我的精神寄托，只有面对着这些石头，我才能忘却工作中的失败。如果老头不来了，那么我这一天该怎么办？如果他一辈子都不来了，那我这一生该怎么办？

就在我彷徨失措得眼泪都快掉下来的时候，老头出现了，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怔，然后微微颌首，“小姑娘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我高兴极了，主心骨又回来了。这一刹那，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多买些玉石，那么就算哪天老头不来了，我还能有很多玉石陪伴我。这些在冰凉的玉龙喀什河里呆了上万年的小精灵们真的是有灵气的，面对它们，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——什么烦恼都可以暂时忘却。

“如果我多买，可以优惠吗？”

一听我要多买，老头也来了精神，“多买肯定有优惠的，你先坐

坐，我把石头摆出来。”

坐在老头递给我的小凳子上，我看着他从一个子弹箱里把大大小小的玉石给摆放到摊上去，他一边摆，我一边选。

我不懂玉石，只是凭第一感觉选玉，一个小时下来，我的面前已经放了大大小小十几块原石了。

“算钱吧。”我说。

老头一脸凝重加一脸欣喜，他数着石块，沉吟半晌说：“你买的多，我大块的也按小块的价格给你吧，平均每块 200 元，17 块，3400 元。”

如果真的都是和田籽料，3400 元倒是不贵，可在当时，我的工资每月也只有 3000 元，那么 3400 元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，何况我预感到这不过是个开头。

“能再便宜点吗？这次的加上上次买的，我一个多月工资都花了，以后我还要经常来买呢。”

老头笑了，“再便宜我就要亏本啦，本来就没赚你什么钱。别人来买我的，怎么可能这么便宜。算了算了，再送你一块好了。”

接过老头递过来的半个巴掌大小的一块白石头，我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瓷白料。我这里这种料卖得最快，现在只剩最后一块了，送你吧。”

一见这块瓷白料，我就喜欢上了，奇怪刚才怎么会没有选这块。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我才知道瓷白料就是没有玉化好的玉石，是籽料，就是肉太生。

“小姑娘不懂石头，倒也喜欢石头？”老头看着我的脸问道。

我点点头，抚摸着这块瓷白料，它散发着纯洁、温柔的气息。

“来，我给你装起来。”老头说着，拿出一只袋子，把 18 块玉石给装了起来，递给我。

我得走了，可我怎么就这么不舍得走呢？我想多跟这些玉石待一会儿，回到家，就只有 19 块玉石可以面对了。

见我还没有走的意思，老头的脸上现出一种淡淡的不懈，“再

看看,还有需要的石头吗?”

我摸了摸干瘪的口袋,尴尬地站起来说了声:“不要了。”

回到家,我怅怅地看着这些玉石,心里想着:里面不会有假的吧?于是我开始上网查资料,把籽料的基本特征都看个明白,包括它的密度和硬度。硬度可以用小刀刮,如果能刮得动,那百分百是假的了。密度也可以自测,重量除以体积就是密度,需要借助一杯水,一个电子秤和一根绳子就可以。这个办法只适合于小的玉石。

我决定明天就去市场买个电子秤。在没有电子秤的前提下,只能先用小刀刮刮看,看能否刮动了。我一块块玉石刮过来,其中有一块,刮出粉末来了。如果老头没有撒谎,这些玉石统统产自于玉龙喀什河的话,那么这一块应该是从喀什河里出产的卡瓦石了。

明天又可以去市场了,今晚需要睡个好觉,不知不觉地,研究玉石已经研究了一整天,现在已是午夜12点了,该上床休息了。想到明天又能去喜欢去的地方,而不是去上班,心情好得无以复加,有好一阵子都兴奋得睡不着。

四

星期天的天气更热,我握着这块卡瓦石,顶着中午的炎炎烈日,依然感觉不到热,我感到我已经像蛇一样恒温了。

我看到老头坐在摊位前,在等着买主。我朝他走过去,把卡瓦石递到他面前,“我要换块玉石。”

这个时候,我看到老头的脸上出现了凶狠的表情,仿佛一触就要暴跳起来胖揍我一顿,可能他从来就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“厚颜无耻”的买主吧。

我的心里一咯愣,嘴里已经不由自主地飘出柔情似水的一句话来,“不好意思哦,我又来换了。”

这个时候,奇迹出现了,老头脸上的凶狠刹那间消失了,他整个人都柔软下来了,与他魁梧形象不相符的温柔的声音出来了,

“没事没事，你换你换。”

我坐下来，挑挑选选，又看中一块，“可以换这块吗？”

“可以，换吧。”

这次他怎么没要求我贴钱呢？该不会又是卡瓦石吧？我心想。摸出坤包里的水果刀来，“可以用刀刮一下这块玉石吗？”

老头吃惊地看着我，但还是无奈地说了句，“刮吧刮吧。”

我仔细地用刀刮着玉石，很坚固润滑，一点也刮不动，我放心地收起了刀，把玉石放到包里面去。

老头开口了，“你这样子如果是在新疆人那里，早就被打了。”

我来了兴趣：“你的玉石都是从新疆进来的，那么对新疆一定很熟悉了，能说说你在新疆的故事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说的，我是知青，十几岁就离开上海去了新疆阿克苏，一直干到退休。退休前进了十几箱玉石来上海卖，听说上海人就喜欢新疆的石头。”

他竟然称你们上海人，看来几十年的知青生涯已经把他跟新疆融为一体了。

“你看起来只有 50 岁，怎么已经退休了？”

“50 岁，哈哈，小姑娘，我已经 60 好几了。”

已经 60 好几了？一点也看不出新疆气候干燥，不是人应该显老吗？那他是怎么做到驻颜有术的？是心态好还是玉石养人？一串疑问让我对他兴趣更大，更想知道他的故事。虽然他说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我已从他身上的汗水里闻到了激情的味道，显然，这个话题符合他的胃口，他是想要表述些什么的。

这个时候，又有一些男人围了过来，他们都是老头的买家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调侃起来，“老李，人家小姑娘想听你在新疆的故事，你还不赶快说点给她听？跟这样一个美女聊天，你还不巴结一点？”

看到这么多人围着他，老头的自尊心显然得到了满足，他不再矫情，就着大碗喝了一口浓茶，“我在新疆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，今天就先说一段我讨老婆的事情。我一直到 30 岁才结的婚，

说是讨老婆，其实是买老婆，花 80 元钱买的。”

“哎哟，老李，这个故事我们都已经听过了，换个说说。”周围的男人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老李看了一眼我，我的眼睛里有期冀，于是他得意地说：“我又不是说给你们听的，我是说给小姑娘听的。”

他又就着破旧的大碗喝了一口浓茶说道：“那时候有十来个四川女人给我选，只要付 80 块钱就能领回去一个了，那时 80 块钱差不多是我 3 个月的工资呢。到了地方我一看，哎哟妈呀，都是一米四十几的小个子，而且年龄都只有十八九岁，而我已经三十岁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院子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人一米五十几的姑娘，不言不语很老实，长得也不错。一问，年龄也是里面最大的一个，有 23 岁了。我当即就拍板敲定——就她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她就跟你过了？”这样的婚姻与我来说太新奇了。

“哈哈，刚开始不习惯，你知道新疆气候干燥，水都是碱水，风沙又大。才一个星期，她的脸上就起皱纹了，日子苦得她天天哭，眼泪顺着满脸的皱纹流。”

“啊？”我难以想象一个 23 岁的姑娘满脸皱纹是什么概念。

“像你这种娇滴滴的上海小姑娘去那里恐怕一天也待不下去，你的嘴唇早裂了。南疆风沙大，一天下来，头发里全是沙子，你要是天天洗头的话，那边是碱水，不出一个星期，你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毛丫头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兴趣更大，“那后来呢？你老婆没要跟你离婚？”

“收了钱想走哪有这么容易？不过后来生了儿子，她就不哭不闹了，安安心心跟我过日子了。”

看得出来，老李是幸福的，老婆虽然是买来的没有感情基础，但是家对他而言，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字眼。

“老李，再说点我们没听说过的事情。”周围的男人们起哄道，“不能重色轻友的。”

老李的满足感更甚，他指了指旁边一块大约重有 40 多斤的黑石头说，“这块墨碧是我在山上找来的，当时我一看到这块东西，就

感觉到是好东西。当我抱着这块墨碧往山下走的时候，一脚踩空，咕噜噜就滚下了山。我誓死也不放手，一直抱着它，等滚到山下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成了血人。如今这块墨碧已经跟了我 30 年了，便宜了我是不会卖的。”

此时，我的心底掠过一阵痛苦，怜惜之情油然而生。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人真是不容易，赚的都是血汗钱。只可惜我也没什么钱，不然可以多买些他的石头。

“老李啊，你真是耍钱不要命。”周围的男人说，“还有什么好听的说说？”

老李又喝了一口茶，腰挺得直直的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“听好了啊，现在说个精彩的。那时上班每个月 30 多块钱，哪里够生活的啊，还有 2 个儿子要养呢。我就找了个人顶我的岗位，工资归他，我自己出去搞副业。我搞过很多副业，先说炸鱼那一段。那时候我用炸药炸鱼，身上 6 个炸弹，不同顺序扔出去，一天能挣五六千块钱呢。有个人看了眼红，也想学我炸鱼，可技术又不到家，结果把自己的一只眼睛和一只手给炸掉了。”

太传奇了，我看着老李，他笑吟吟地说着这些事情，被众人簇拥的感觉一定很好，接下来他又说了自己当屠夫的事情，杀牛的时候牛真的会哭。又说了他和受伤的野猪对峙的事情，当时一只从陷阱里爬出来的野猪冲向这群捕猎人。所有的新疆人全吓得爬到树上去了，只有老李拿着大叉子叉住野猪的脖子与它僵持着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同伴下来帮忙。可是同伴们都不敢下来，他就只有一边用全力抵住野猪，一边拼命喊他们赶紧下来帮忙。后来同伴们看再不下来就要出人命了，这才纷纷下来，用木棍将那头野猪击毙。

老李的故事和他突然又出现的凶狠表情让我生出了凛凛寒意。

“还有别的故事吗？”

“想听的话下个星期六再来听吧。”老李狡黠地一笑。

他这是想让我下周再来买石头，用故事来套住我吧。其实他

不知道,即使没有那些故事,我下个星期六也一定会来买石头的,因为这个市场,这些石头,已经成为我的精神支柱。

五

照例,上了一周地狱般的班后,又盼来了双休日,从周五的下午起,我就开始兴奋,明天、后天,太值得期待了。星期五的晚上,我极度兴奋,一个晚上都辗转难眠,看了看时间,已是早晨四点半了,还是没有睡意。

一定要睡着,一定要睡着,不然没有精力去听老李讲故事,选籽玉原石。我默默在心里数羊,总算来了点睡意,我拼命抓住这丝睡意,让自己睡着。

在睡梦中,我满怀期待地与那些在冰凉的河底生活了千万年、吸收了无数日月星辰光辉的灵物相聚。我知道,一向好强的我,如果没有遇见这些精灵,以我的失败和性格,肯定会得忧郁症的。老李和他的石头们,其实是我的恩人,只是他还不知道,他只是盼望着我给他带来生意。

阳光照耀在我的身上,我睡醒了,看了看时间,是十点半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匆匆洗漱,然后早饭中饭一起吃掉,就马不停蹄地赶往市场。只有在那里,我才能拆掉心灵的围栏,自由自在地活着。在那里,我可以任凭这种惬意的安全感流遍全身。

老李远远就看到我了,脸上笑出了花,还没等我走近,就说道:“拿来!”

我一愣:“什么?”

“你今天不是来换石头的吗?”

他以为我又是厚着脸皮来换玉石的?怎么我来换玉石他还会那么高兴呢?我的脸颊上泛起了难为情的绯红,我是来解压的,不是来换石头的。但我没法跟他说解压的事情,万一他误解我是看上他了,倒是多事了。

“今天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又从家里拿新货来的。”

“喏，”老李嘴巴朝案板一角努了努，“这堆小籽料都是我刚从家里箱子里拿过来的，你选吧。”

这堆不起眼的石头在我的眼里却如同钻石一般光亮四射，一看到它们就心情大好，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，我想这就是籽玉的魅力吧。无须说话，但胜过一切甜言蜜语。

若不是资金有限，我想把它们都买下来。当时我觉得，只要这些籽玉能够到手，这世间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会瞬间被幸福所替代。拥有的越多，幸福就越多。当我的手触摸到这些玉石的时候，我只觉得身体里的血液好像都在奔涌澎湃，我喜欢这种好久都不曾出现过的快感。

“小姑娘又来买石头了？”老李的老客户们纷纷涌来，有的搬个凳子坐在边上，边看我挑选玉石边给我意见；有的围坐在老李身边，也不买东西，就跟他天南地北地侃。我边挑边学边听他们说话，生活真是其乐融融。

其他商家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一起投射到这边来，老李和他那堆不起眼的石头何德何能，竟能吸引那么多人围坐一起，跟开小型会议一样。

“老李，再说点新疆的新鲜事情给我们的小姑娘听听。”有人提议。

本来一帮子人围着他，老李已经飘飘然了，见有人对他的“英雄事迹”这么感兴趣，更是喜上眉梢，连连说：“哎呀，我过来路上就要两三个小时，真是值得呀。在这里真开心，在家里没事干，无聊啊。”

我又何尝不是？现在在单位里即使碰到不顺心的事情，也没有以往那么失落了，因为我已不是为他们而活。他们的成功也不会成为笼罩在我头顶的阴影，因为我有一群新的伙伴了，面对着新的伙伴，我可以撕掉伪装的面具，不用把话过滤了再说。这个地方纯净得就像世外桃源，容不下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，这里的人的灵魂都是洁净的。

“是啊，老李，就别卖关子了，挑你想说的说，我们都爱听。”我